

醉愛居印賞

醉愛居印賞

醉
愛
居
印
賞

紫芳閣影印

序

文字圖章皆道之所察也所以來古矣
書契取夫倉籀初因而後流為摹印

鑄金琢玉范模銀銅而後流為鑄石

建厥初漸遠庸夫狎近而通人追古實

乎判矣王山人曾禪季十目光腕力
如少時蝌文螭篆窮源披根毫而
不懈王中翰雪蕉壯齒投簪龍鱗
歲月脩然塊土之表西君鴈行也
峯泖之間有施氏花影集斷章

而取之鑿諸珉觚圜鉅細朱白衆互
凡二百枚華而成譜又譯於石方援
據說文證以鍾鼎藝苑大觀也既名
自叙以用心屬予款識其首人曰藝
也予曰非藝也道也山人精藝以入

道是故銛鋒芒穎抉霄淵之閼
藏發現而不竭無以名之名之曰印
非皮相者所謂印也云余中翰樂道
而游藝是故掇擷葩騷快意於穎
仰之騁懷相視而莫遂無以名之名

之曰賞非耳食者所謂貴也云尔光
燄離奇弭彰於宇宙靡滓而翫好
者如神彞仲盍駑為三代法物及
考其辭句而始知為晉代之鴻寶
也覺黃卷玄人不遠已惠施多方

其出五車曾蘄之博雅以之莊周逍

遙齊物寓之十九雪蕉之曠達以

之今之二王古之莊惠也吾讀印

費如遊濠梁焉元默闡茂之歲涂

月朔日丙戌黃之雋書於冬夜雨窗

時年七十有五



文字之在紙墨者不能久存於是乎取諸金石金則如鼎彝石則如碑碣作之數千百年前傳之數千百年後可以得古人落筆命意之妙誠考古者所宜貴重也顧鑄鼎彝者以文字傳鼎彝鐫碑碣者以碑碣傳文字意有偏重事非適均獨所為印章者金石而借文字為用文字而假金石為質相須交美其藏棄也可當玩好其施行也可廣流傳惟是前代印章祇取署官爵表姓氏間有採古人成

語勒之以供吟玩者亦僅十之一二至其為
譜也摹倣規畫集狐為裘大約如法帖之製
不失繩墨而已從未有出自匠心鎔鑄前後
斟酌古今於句意則雕風月於刀法則追秦
漢如今魯麓雪蕉兩王先生印賞之作者也
夫六書之法世多不講而施之鐫刻紕繆尤
多蓋嘗論之其失各有三焉科斗鳥跡之文
自大小篆既行傳者絕少世或穿鑿附會創
立諸體反竊大小篆之意矯揉而為上古之

書此好奇之失一也大篆自秦火以來十不
存一小篆又因程隸盛行人趨簡易漢時漸
已差訛賴許氏搜羅叅訂至今流傳而世多
與說文牴牾者且訾讐其非此自用之失二
也說文祇九千餘字而今之字不下數萬大
都支離附會不合於古在楷隸已當釐正而
况可施之篆乎若以意妄作有一字必求一
篆又或篆有原文而未經深考妄以他字代
之者此徇俗之失三也三者皆六書之失至

於鐫刻則如秦漢八體五曰摹印新莽時甄
豐改定古文亦有繆篆是摹印之文古原別
有一體今既難考自當以小篆為宗吾邱子
行曰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而集古錄
所載古印其文皆與小篆相近然則所謂繆
篆或亦祇是小篆而體勢略分耳乃刻意求
古妄為屈盤至有所謂九曲篆者鄙陋已極
而謂是古摹印之文失又一也鐘鼎文流傳
雖少印章間用一二未始不可但自三代以

迄秦漢其文各異東周以降書不同文列國
迥殊不容混也若雜拉集湊一章中前後互
列彼此兼施甚至鐘鼎所缺仍以小篆足之
失又二也印章雖貴整齊然或但於長短疎
密間調劑均平不顧字之本體直者曲之曲
者直之上下互易左右更置失又三也以六
書之三失加以鐫刻之三失雖朱白爛然徒
為識者所嗤笑今兩先生考据六書既極詳
慎而鐫刻又悉合款式無幾微流失真所謂

盡善盡美毫髮無憾者也自當與昔之鼎彝
碑碣共傳不朽也余自幼喜辨六書見家大
人作篆籀輒從旁觀之略窺一斑兩先生不
棄荒陋引共叅校鐫勒既就又命叙其大略
附名簡末因粗述世俗之所以失與是編之
所以得者而應之未知其言之有當否也僂
山鄉徐達照卜田氏識



序

余質性閒澹芥山水癖猶憶珂
弟薇省盤桓京邸省每念故鄉
泉石嘗寤寐依二不忍忘蓋鷗
波浩蕩堅性難馴亦天之所賦
使朕也迺年來得遂初服棲遲

衡泌膏先人救廬怡情夢島優
游太平歲月旨樂其天閒吟
姓窗午案攜施琅儒所著筆影
集披覽嘔吟則悠哉如置身山
水間也蓋浪仙負峯泝高人故
其著述得林泉之樂居多餘雖